

| 一沁

一直很喜欢九这个数字。九月，只看这两个字，就觉得旖旎多姿，像温润风情的女子，长袖舞起，回眸一笑，她绚烂到任性的颜色，她柔软而热烈的气息，她清冽芬芳的味道，便弥漫于你的心间，再难抹去。

一进入九月，夏天里低垂压抑的天幕，像忽然被时间之手推了一把，一下子弹得高而远了。轻巧软薄的白云在蔚蓝的天幕上散漫地游移着，太阳也收敛了逼人的光芒，像是陷入初恋的娇羞女子，在云端含着羞带俏地微笑着，只把嫣红柔软的光线从树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小路上洒下稀疏的光斑。风也干净清爽起来，在裳间发稍流连，把夏日里积攒的粘湿和沉闷一点

点吹干，人们连呼吸都变得神清气爽。

九月，就这样不急不徐地来了。上学的孩子，穿着干净的校服，快活地走在林荫道上，他们亲密地挽着小手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，要送给老师的礼物。也许是一朵纸折的百合，也许是一张亲手绘制的卡片……满满地浸润着一份感谢师恩的情谊。

送走了孩子，主妇们便忙起来。谁家的棉被在阳光下晒着，一条龙凤呈祥，一条鸳鸯戏水，一条百鸟朝凤，颜色也鲜亮亮的，金黄，大红，水绿，像晒着花团锦簇的好日子。厨房里也紧锣密鼓地准备起各种美食的中秋家宴。葡萄酒一定亲自酿的滋味才更醇香，月饼自然是自己做的更有心意，孩子爱吃的绿茶馅，爱人喜欢的五仁馅，父母要吃无糖的……月圆之夜，家人团聚，看着最亲的人都在身边，欢笑、嬉闹，花好月圆，满心欢喜。

九月是香的，葡萄紫了，石榴红了，梨子黄了，空气里弥漫着水果的香甜。还有桂花，米粒一样的小黄花，却蕴藏

着浓郁丰满的香，香得迷人，香得忘我。路边的菊花恣意地开着，仿佛是谁毛手毛脚地撞倒了盛放颜色的坛子，于是泼泼洒洒，亮黄、晶紫、墨绿、玫红、雪白……

九月，我喜欢的两个节气都在这里，白露和秋分。白天的阳光还是那么灿烂温暖，但夜，已经有了些寒意。晨起散步，蓦然低头，流动着一地“碎钻”，在晨阳下泛着熠熠的光。伏身下去，脚下的草尖上，一株一株都骄傲地顶着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，一地不起眼的草，倘若穿了水晶鞋的灰姑娘，个个光芒四射。于是我知道，白露来了。至秋分，秋色已过半场，心里生出莫名的惆怅，这挽不住的时光啊，再美的季节，也会被时间抛下。但，也还有期待，因为在九月，会遇见更好的你。

失去的草稿纸

| 熊立功

在我读小学的那个年代，纸张是非常的珍贵的，别说正规的作业本，就是草稿纸也非常难得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在我缺作业本的时候，母亲就盛一碗米，或是拿两个鸡蛋，给我换来。作业本用完之后，再用输液瓶盖代替橡皮擦，擦掉用铅笔写满的字迹，就成了草稿本。草稿本画满了，再次擦掉字迹，再当草稿纸，再画再写再擦，直到越擦越薄的纸张不能再画再写为止。有时候，得到一个烟盒纸，也会倍加珍惜。

也有例外，那就是每次开学的时候，老师带我们去镇上搬新书，到场的，把书搬回后可以分到一份捆书打垫头的牛皮纸。去搬新书的学生，除非是带队的老师点将，否则，大多数同学是不愿意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我们小学建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废弃的祠堂里，到山下镇子里去，走的是羊肠小道，越山过脊，荆棘丛生，还要趟两条山涧。这一去一回，要花上一整天时间。

从一年级起，因为我的个头比较大，所以一直在班级里当班长。到了三年级，每个学期去搬新书，我自然一次都没落下过，垫书的牛皮纸也总有我的那一份。转眼间上四年级了，教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姓白的女老师，她是刚从山外新调来的，大学毕业她主动要求来我们这所学校教书。白老师长得很瘦，梳着一对长长的辫子，脸上经常露出善意的笑。当时，她可是我们小学中最有知识的一位老师，她的到来让同学们十分高兴。

有一天，照例白老师带领同学们下山搬新书，我像以往一样，自告奋勇跟着大家一起。下山途中，走在前面的白老师，边走边挥舞着手中的镰刀，砍去伸到路中央的刺荆条，后来走的时间久了，人也走累了，白老师手中的镰刀也挥不动了，她的衣服被刺荆条划开好几道口子，手臂也被刮出一条血痕。我有些心疼地把她推到后面说：“白老师，看你，衣服和手都让刺荆了，还是我走前面吧。”白老师笑眯眯说：“没事，不要紧……”我也不顾白老师不同意，拿过她手里的镰刀，抢到了她的前面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终于把新书搬回来了，全身被汗水湿透的白老师，把肩上一捆书放下来后，人就疲惫地坐在办公椅上，她冲我们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大家今天辛苦了，你们早点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”苍白的脸仍是笑眯眯的。这一次，我们没有领到奖品——牛皮纸。大家尽管不高兴，但看着满面倦容的白老师，谁都没多说什么……

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白老师手捧着一叠草稿纸来到教室，她给每一个同学发了两张，并特意给搬书的几个学生多发了两张。每张两个巴掌大，裁剪得四四方方。我捧着几页草稿纸，闻着纸香味，心里想：“白老师真好！”

牛皮纸做的草稿纸最经用，写了好，擦了好，一张纸可以用很多次。用起了毛之后，还可以用来包书皮。白老师包的皮特别好看，几张发毛的牛皮纸，经她用胶水一粘贴，由小变大后，等待胶水干后她便把书本放到牛皮纸上，一包一折，不仅把书包得好看，四个书角还被她包成了双层，更耐磨耐折。后来，每当下课或放学，同学们都纷纷请她帮忙包书皮，白老师从来不推脱，总是笑盈盈地帮助同学们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和白老师快乐地相处一年的时光。五年级开始了，又到了开学搬新书的日子。那一天，下山搬新书，因为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雨，山涧里涨了水，以往用石头垫起的桥墩，有的让水淹了，有的只冒出了个头，桥墩下的水卷起的漩涡，拍打着桥墩。白老师挽起裤腿，站在水里，她把一个个同学先牵扶过去。直到大家平安过河，她才抖抖浑身全湿的衣服，和同学们继续下山。回来的时候，白老师依然牵扶孩子们过了涧，自己才一趟趟把书扛过山涧。就在扛最后一捆书时，眼看她就到涧边了，突然，一阵大风吹过，把书捆上一块牛皮纸撕开，让山涧中飞。白老师把书捆往岸上一扔，人就追那牛皮纸，不料，脚下一滑，人就被漩涡卷进去了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再见到白老师，冰凉的脸依然是笑眯眯的。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能想起关于白老师的往事，想起她的微笑。

那些浇灌心灵的微笑

| 航空工业洪都 卢雪梅

2011年我怀着奔向梦想的摇篮、靠近精神导师的激动心情，一步一步从校门口走到珞珈山楼顶——樱花大道的尽头。校车一辆一辆从我身边开过，珞珈学子或抱着书本快步前行，或三三两两说说笑笑，青春洋溢，自信从容。第五教学楼前的芳草茵茵，第四教学楼的墙面上的爬山虎绿油油，为学校更添生命的气息。

她在那儿，满脸笑意。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夏老师说传道是第一位，解惑第二位，授业更多靠的是我们的自学能力。人在历史长河渺渺宇宙只是一瞬，所以人更需要通透、豁达。有人如此解读人生，郑重其事，让我惊叹。这就是长期沉浸学术的女人，她的言谈举止落落大方，她的视野格局开阔大气。

她在那儿，披散着长发，阳光灿烂。谦逊和悦，他对每一身边的人都细心周全，大家戏称他为“老赵”。老赵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三更半夜不睡觉，躺在床上看电影，然后顶着黑眼圈上班。他很喜欢组织同学们进行户外活动，钓鱼，野炊、爬山。有时候也总愿大家拼酒，K歌的时候他很腼腆，基本上大家在唱，他在喝。喝到尽兴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讲年轻时下乡的趣事了。

一直希望能找一位精神导师，看了这几位老师，越发觉得，精神是内生的。内心的自由与快乐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。在高中时，遇到了一位语文老师，他写的字苍劲有力同时也透着隽永，有一种宁静致远的意境。有一次我向他请假，他却微笑着告诉我，应该向自己请假。他说要让自己的心不疚，不亏欠，对自己负责，所有决定，前因后果都是个人需要考虑的。那时候我只觉得这种提法很新颖，看着他温和却又有着刚毅的眼神，却没有细体体味其中的真味。

2012年的夏天，我参与了夏老师的课题研究。对于不甚关心窗外事的我来说，要与陌生人接触，做问卷调研。突破自己的过程很微妙，一开始羞怯地与人讲话，再后来大胆向前攀谈，最后也会与被调查者开开玩笑。内心的某些执念渐渐松懈。毕业前夏老师召集同门开会，大家安静地坐在会议室里，老师也不吭声，当我们齐齐望着她的时候，她却笑了。“两年过去，你们的眼睛里已经多了些内容，看来两年的学习与实践，你们各有体会啊！”

我看到她的微笑，意味深长。那一刻一种深邃的宁静充斥着我的心灵，所有的曲折的艰辛，忧虑的焦躁，在放开老师的手后，我们无暇顾及。因为深种于广袤的土地，只有专注扎根向下，挺直腰杆，直立于林。她说，放弃，你自己要学会独立。一次一次坐在她面前，从吐苦水，到讲想法，到去做事。她用她的方式引领我们走向坚强，走向独立，走向完善。

笑，淡定从容的笑；笑，狂放恣肆的笑；笑，会神领意的笑。看，夏老师的独立，赵老师的自由良师或益友，能够促进你自我完善，自我丰富。他们的美好，照进了我的内心，扩容了我的内在世界。如今，那双充满笑意的眼睛，应该正注视着朵朵含苞待放，园丁，如夏如赵，桃李满园。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九月

送你上学 看你长大

| 航空工业宝成 王红霞

儿子，第一次送你上学，是幼儿园入托。那时你刚刚两岁半。从一个多月前就天天喊着“宝宝上要幼儿园”，报名那天却趴在我的肩膀上哭着喊着拽不下来，眼泪鼻涕糊了我一肩头。我狠着心硬把你挣脱下来放在地上，逃出教室，蜷缩在屋外的窗台下，隔着墙也能从三四十个孩子的哭声中分辨出你的撕心裂肺。在你入学的那段日子里，几乎天天都是你在屋里哭，我在屋外哭。每天一下班，我疯了样撒腿往幼儿园跑。那时候，家人是你全部的安全感所在，我被你粘着，累并快乐着。

最平静从容的一次送你上学，是小学报名。厂校就在我们大院子里，加上有了幼儿园、学前班的铺垫，过渡很顺利，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报名印象。那时候的你，也许已经隐约明白，人生中有些事不容选择，愉快从容总比痛哭流涕要好。

最喜气洋洋的一次送你报名，是小升初。你以高出分数线15分的成绩，考入这座城市最好的初中。报名那天我在单位忙，第一次感受到努力带给自己荣耀与自豪的你，主动说我不用了陪了。从小到大的百般依赖的你，大概从那时起懂得，随着你日渐长大，即使父母在你人生的某些场合不得已缺席，也不会影响你前行的步伐。

最纠结的一次送你上学，是四年前的跨市转学。初二暑假，你带着试试看的心情，报名参加了号称“全省五大名校之首”的某附中插班生选拔，没想到一考即中。幸运来得太突然，家里分成“转学”与“不转”两大阵营。最终我们把决定权交给你了。那时的你，已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主导意识的少年。你在经过一周的深思熟虑后，郑重宣布要由“市重点”转学“省重点”。报名那天，我因为单位有事走不开，那个清晨，望着你背着双肩包钻进车里的那一刻，我多想追去

拥抱你，可又不敢声张。十四岁的你，硬生生插入了大多数同学已经共处了两年的陌生集体，还要独自照应自己的学习生活。“我来之前就知道他们学习好，但没想到会学得这么好。”那个时候，我们每天都有短信互动。”后来你在作文中写道：“要是没有老妈的短信鸡汤，刚转学的那段日子，真怕自己撑不下去。”能被孩子从心灵深处感受到情感需要，是每个为人父母者最引以为豪的成就感所在。

最近一次送你报名，是去两千公里外的哈尔滨上大学。我请假跨越大半个中国来送你，无关你的独立，只关我的亲情。我对你远行的愁肠百结难舍难分，和你对全新生活的无畏不惧满怀憧憬一样浓烈。走前几天还在家一副“暖男”模样的你，一进校门穿上军训迷彩服，就迫不及待地想向世界证明你的自立自强。报名当晚，你就坚持要去住宿舍。第二天中午在校园我看见你汗流满面，顺手去给你擦汗，谁知你坚决地阻挡了我，脸上有着不容侵犯的严肃。“汗衫湿透了，脱下来妈给你拿到宾馆洗了明天送过来。”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洗”“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吧？”“不吃了，回去吧影响了影响舍友午休”……

哈尔滨的白天从凌晨四点半就开始了，而我天没亮就开始辗转反侧。我不知道身高一米八五的你，睡在上铺能否适应得了。那天早五点刚过，我就拽着你老爸到校外宾馆潜入校园，悄悄躲在你宿舍楼下的大树背后，期待着你去操场时，我们能偷偷看你一眼，但不要被你发现，不至于让我情不自禁的母爱在同学面前贬损了你的男子汉气概。近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没能看到你的身影，却突然发现你正在“我们仨”的群里，问了句“老妈昨晚睡得好吗？”我像中了大奖一样兴奋秒回：“很好的，我们现在就在你楼下哦。”朝阳里，看你向我走来，我喜不自胜。会不会从现在起，见儿子一面，就成了父母

获得的隆重奖赏？

军训日程表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安排得满满当当。返程前一天，我发微信给你希望晚上能留宿我们一点点时间。我和你老爸比约定提前半小时守候在你楼下。刚排队洗完澡又是满头大汗的你匆匆赶到，我有节制地挑重点给你叮嘱了几句，你嗯嗯地答应着，提醒我们早点回去休息，表情平静而无波无澜。我亦笑着向你挥手告别，一副大咧咧的洒脱。

目送你的背影消失进宿舍楼的刹那，欣喜悲伤的泪水终于失控决堤。儿，此别后，远隔千里，冰天雪地的异乡求学路上，只能冷暖自知。很多时候，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，而是父母舍不得孩子。孩子的世界很大，扑面而来的新环境和新生活更是让你应接不暇。而父母的世界却总是很小，小到只能装下孩子。我既为你的突然长大欣慰自豪，内心又突然充满了恐惧。我恐惧那个匆忙坚毅的背影，从此再也看不见母亲的温情脉脉。那种深不可测的平静，从此便成了我再也不进的世界。

当清晨最早的航班飞离哈尔滨的那一刻，望着陌生的窗外，我的眼泪再次滚落，脑海里蓦然浮现的，是纪伯伦的《论孩子》——

你的儿女，其实不是你的儿女。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。

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，却非因你而来，他们在你身旁，却并不属于你。

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，却不是你的想法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。

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，却不是他们的灵魂，

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，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……

夜空中的一盏明灯

| 中国航发黎明 贾金莉

在我珍藏老照片的相册里，有一枚1982年的印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头像的香港邮票。友人看见后惊讶地说：“这个现在很值钱吧！”我也很珍惜这张邮票，不是因为有可能很值钱，而是因为它记载着关于一位好老师的难忘故事。

1979年小升初时，13岁的我从父母所在军工厂的子弟小学考入市属重点中学——西安市第三中学。那时有的小学已开过一两年英语课了，而有的小学还没开过，我所在的小学就没开。升入初一，我的英语还是零基础，而班上许多同学都已经学过一两年英语。尽管我很努力，上课认真听讲，下课用心复习，但仍然学得很吃力。第一次月考，我的英语成绩只有73分。上课刘老师教得认真，课讲得很精彩，我调动每一个细胞吃力地学，可总有一些单词的读音我记不住。那时我的生活里还没有任何录音设备，家长也不会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！到第一学期结束时，我数学、

语文成绩均在全班前三名内，英语成绩却只有63分，我当时绝望得甚至想干脆放弃这一科，心想好好努力学习其他科目，来弥补英语成绩的不足。

放寒假的前一天，我到学校领成绩单和假期作业册后，同学们陆续都回家了。我不知为什么，久久不肯离去。正值一月，万木凋零，我独自漫步在校园，操场边纷乱的矮树丛和冬日的天空一样是铅灰色的，我的心也灰暗沉重。

“你怎么还不回家？”听到问话，我抬头一看，从矮树丛后的平房里走出一位穿着灰衣的老人，正是教我们英语的刘治老师。据说刘老师以前是在大学教书，因为教英语，家里又有海外关系，“文革”时受到严重迫害，目前刚刚恢复工作。见他问，我忙说：“老师好！我这就走。”刘老师叫住我，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。我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，后来在刘老师的启发下，我说出了自己的烦恼。

刘老师耐心地听着，并不插话。后来我问：“您看，像我这种情况，还能

学好英语吗？”刘老师真诚地说：“能！你知道用功，学习刻苦，一定能学好！你不要放弃啊！放弃一门课，很难用其他课的成绩补上；而且，英语是知识、是工具，你们长大后建设‘四化’，一定会用上的啊！”针对我记不住英语单词读音的困惑，刘老师给我开出三张药方：一是我可以利用一切他不讲课的时间找他问；二是他有一台教学用的“三用机”（录音、播放、收音一体机，那时属于高端设备）和自己录的教学磁带，我可以在午休时间借来听；三是他让我多跟班上英语学得好的同学交流，读音记不住时就问问他们。他的话就像夜空中的一盏明灯，使我的心立即通透明亮了。那天分别时，他再三叮嘱我：“千万不要放弃啊！”再次走过校园中的矮树丛，我发现灰色的枯枝上竟然闪烁着鹅黄色的亮光，那是腊梅花初绽的芽苞。

此后的日子里，我更加刻苦地学习英语，记不住单词读音的困境很快被突破了。其间，我得到了刘老师的多次帮助和鼓励。他给我起了一个英文名字，

还动员我参加他主办的不收学费的英语口语班，教我唱英文歌曲，让我在英语圣诞晚会上表演节目——我仅会的几句口语在晚会上是多么的捉襟见肘啊！他适时鞭策我，要多学多记，才能游刃有余。

我的英语成绩逐步提高，到初三时，已经能达到80多分了。那年中考英语总分是70分。刘老师对我们说，如果谁能考到63分以上，他就送给谁一枚香港邮票。我憋着一股劲儿，一心要考到63分以上，我只是想让刘老师看看，他用心帮助启发过的学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。后来，中考英语成绩我考了67分，刘老师开心地送了我这枚香港邮票。

一位好老师的作用不只是传授知识，更是要能激发学生心中向上的力量，引导学生走向优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刘治老师的确是一位好老师。他不仅送给了我一枚邮票，更传给了我任何困境中都决不放弃的顽强精神。这种精神成为我的宝贵财富，支撑我一次次跨越人生中的艰难挫折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。

